

## 也谈体育本质与体育教学问题 ——与《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》作者商榷

奚明秋<sup>1</sup>, 赵晓飞<sup>2</sup>, 张晓义<sup>3</sup>

(1.长春工业大学 体育部, 吉林 长春 130012; 2.河南大学 体育学院, 河南 开封 475004;  
3.北京体育大学 研究生院, 北京 100084)

**摘 要:** 对《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》一文的相关论断提出质疑, 指出该文的逻辑起点存在错误; 论述自相矛盾; 言语自我标榜; 认识及说法上存在偏颇等, 并就体育科学研究应遵循的态度及应承担的责任提出了看法。

**关 键 词:** 体育本质; 体育教学; 逻辑起点

中图分类号: G80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6-7116(2008)12-0006-04

### Issues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ess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——A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education essence

XI Ming-qiu<sup>1</sup>, ZHAO Xiao-fei<sup>2</sup>, ZHANG Xiao-yi<sup>3</sup>

(1.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,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Changchun 130012, China;  
2.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, Henan University, Kaifeng 475004, China;  
3.Graduate School,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, Beijing 100084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 authors queried relevant conclusions made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education essence, and pointed out the followings: as of the said article, its logical start point is faulty; its expatiations are self contradictory; its words are self flaunting; its understandings and expressions are partial.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ir opinions on the attitude and responsibilities which should be taken for scientific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.

**Key words:** na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;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; logistic start point

《体育与科学》2008年第2期刊登了《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》<sup>[1]</sup>(简称《从》文。以下引用之处若无特别注释, 均出自此文)一文。此文从体育本质出发, 对体育课程改革进行了时势点评, 对体育概念的要素进行了论述, 对艺术的特征进行了挖掘, 对体质的现状进行了判别, 认为体育教学应为强化体能服务。此文观点有独到之处, 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。

#### 1 逻辑起点存在局限性

《从》文认为“体育的本质是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”。从哲学角度来看, 这种观点是把“目的性”作为

规定体育本质属性的种差, 属于一种简单判断,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论据不充分。从人类认知体育的历史来看,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, 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生物科学的层面上, 一般是从人的生长发育过程去理解体育的社会价值, 认为体育的本质是增强人的体质。但是, “当我们用人文学的眼光来纵观体育的过去和未来, 就会发现如果用静态局部的眼光来看动态扩展的体育, 难免陷入生物学的低层次……”<sup>[2]</sup>生物观“严重地阻碍了体育应给学生带来的兴趣和快乐。健康、体育美学、体育价值观等在实践中几乎是空白”<sup>[3]</sup>。因此, 在“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”的过程中,

虽能增强学生的体质，但同时也失去了对学生精神和意志品质的培养，因而学生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，以人为本亦无从谈起，这难免会使体育教学沦为增强体质的简单操练，而在这种操练中学生将会丢失自己的思维和情感，使体育教学成为一种生物学的改造，进而变成头脑简单、毫无情感、四肢发达的生物人，导致体育“无人”的现象。体育的存在，应主动表现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怀，因此体育不仅仅是“育身”，而且要“育心”，由此可见，“体育的本质是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”有其局限性。

“强化体能，就是体育概念的一大种差。”按照逻辑学的阐释，所谓“种差”是指反映对象特有的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。体育的作用对象是参与者的“自身自然”，体育活动参与者既是活动的主体(实施者)，也是活动的客体(被实施者)，体育作用对象是人自己，体育改造“自身自然”的实现过程是主客体高度统一的过程，正是这一过程反映出体育实践的本质特性。因此，改造“自身自然”才是种差。而所谓的强化体能，只是改造自身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所以“唯独强化体能才是体育特有而别无染指的目的”是错误的。既然是错误的，那么，由此种差推演出来的体育的定义“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肢体活动”也就是错误的。

## 2 论述自相矛盾

《从》文中的自相矛盾主要体现在“强化体能”与“运动技术传习”的关系上。

自相矛盾一。《从》文中多次强调“体育本质是强化体能”，“从强化体能的角度来看体育教学，首先就要从根本上否认所谓‘体育与健康’、‘体育与健身’、‘体育与保健’之类的将‘体育’与‘健康’、‘健身’、‘保健’按因果关系并联起来的流行说法。”按照作者的逻辑，体育教学就应为强化体能服务，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强化体能。但《从》文中又提出“体育课要以运动技术的传授与学练为主旨，舍此便既谈不上体育也远离了课程。”“体育教学，就应当是在体育教师与普通学生之间展开的运动技术传习活动。”“体育教学的主旨始终应是知识传承……”如此说来强化体能岂不是成为体育教学的副产品了？作者一边说“强化体能”，另一边说“运动技术的传习”，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。

自相矛盾二。《从》文中提出“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，……体育教学的主旨是运动技术之有序传承，其客观效果则是为强化体能提供了手段保证。”这句话跟作者强调“在体育活动中……一旦丢失了‘强化体

能’的追求，所有那些荣誉、价值、作用、精神等奇珍异宝便统统无可存留”相矛盾。

按照作者对体育本质和体育教学的理解，强化体能应该是体育教学的唯一效果，不应该是客观效果。要在技术传习中去强化体能，按照作者的逻辑思维，这是舍本逐末，因为“体育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，必须要有自身的单质纯粹性，那就是，所做只为所做，此外便没有其他实用目的；因为一旦另有所图，这种文化活动就会蜕化变质，最终成为其他事项的附庸。”因此，体育教学应有其纯粹性，不应追求其它的东西，否则会丢掉体育教学的本质啊，会成为其它事物的附庸啊。可见，作者的前后说法矛盾。

自相矛盾三。按照强化体能来看待体育教学是一回事，而按照运动技术传习来看待体育教学是另一回事。强化体能完全可以不需要借助技术的帮助就能完成，在强化体能的过程中也不需要技术的传承，在体育课上只要围绕运动场“永无止境”地跑就是了，只要在运动器械上“永无止境”地练习就行了，很多运动项目，特别是技术性强的运动项目完全可以取消。若是以运动技术传习为主，那么体育课的一切安排都要有利于学生对运动技术的掌握，在此过程中可以完全弱化体能的练习，可见，以体能为价值导向的体育教学与以技术为价值导向的体育教学之间，有着天壤之别。而《从》文中一方面要“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”，另一方面又要“运动技术之有序传承”，这说明《从》文存在价值取向上的自相矛盾。

## 3 论述缺乏依据

表现一。在《从》文中，作者认为自建国以来体育教学不重视知识的传习和体育精神的学习，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：“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具体目标共包括5个方面：(1)增强体能，掌握和应用基本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……(5)发扬体育精神，形成积极进取、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”<sup>[4]</sup>。因此，根本不存在《从》文中所写的“什么健康至上、什么安全第一、什么从学生的兴趣出发、什么快乐体育园，种种对弱智幼儿的呵护手法竟能够主导整个学校体育的大势走向，而知识传习的本分以及拼搏进取的精神竟被公然排斥于九霄云外”的情况。这些言论是没有依据的，是不负责任的，对当前中国体育教学改革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是一种否定。

表现二。作者所说：“与那些惯于跟风跑的人完全不同的，我对体育教学改革的研究是从阐明体育本质起始……”，首先的问题是，跟风跑的人是谁？这些

人怎么跟风跑了?依据何在?《从》文中没有交代。其次,对体育的研究来说,若每个人都能把握体育的本质,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,这是没有错的,是值得提倡的,但即使这是正确的道路,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在研究体育教学之前必须把体育本质搞清楚。

“纵观体育概念和本质 100 多年来的探讨,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体育概念的出现,有如此多的体育本质的界定,是因为对体育本质的不同认识造成的。人们对体育本质的认识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,这说明我们对于体育本质的认识是有时代局限性的,因此,现在要下一个放之四海皆准、一劳永逸的概念是不切合实际的,也是困难的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现在体育概念中所透射出的体育本质,是一种‘过程本质’。但随着‘过程本质’的逐步深入,我们会逐步接近体育的本质”<sup>[9]</sup>。那么,在此过程中,难道我们要停止进行体育教学改革,停止体育课程改革吗?

表现三。《从》文中提出“想想看,一位体育教师,每课面对四五十名以上的普通中小學生,每周仅有两个 45 分钟的课时(所谓三课四课的改法,均不过是朝三暮四之戏法),且不说场地器材条件及天气情况还有多少变数,谁若竟敢承担甚至承诺变数更大的保健任务,其何止是幼稚可笑,何止是自不量力,分明就是好大喜功、自吹自擂!”

体育课当然没有这种“神奇功能”,难道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作者所鼓吹的强化体能吗?现在的体育课,也没有如作者所说的“将体育教学引上保健养生之路”,这不过是作者的主观臆断罢了,根本没有依据。另外,作者在文中还强调“所谓学生的耐力素质持续下降,并非体质薄弱所致,而纯属学生的思想问题。”体质测试中的确存在被动接受与主动配合的问题,但将体质下降归属思想缺乏依据,而且《从》文进一步阐述“再说学生的健康本来是学生自己及其监护人的事情,何须从外部去为之做出千人一面的什么规定?”若果真这样,取消体育教学即可,上体育课动员思想就好,把体育课改为思想政治课就好,什么主旨、什么手段、什么保证、什么《艺术哲学》等,统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。另外,文化课取消即可,因为学习本来是学生自己及其监护人的事情,何必有教育法等之规定?可见,作者这样的逻辑思路是错误的。

表现四。《从》文中提出“且不说这些提法均属泛指性时政用语,单数数‘文革’之后这二三十年来时政用语的变换已经有多少……体育本质又该如何酌定?难道就闷着头跟随时政号令团团打转?难道三五年左右体育的本质就要变一变?真想不到‘文革’期间空头政治的流毒竟然会隔代遗传,而我们这亲历‘文革’

的一代人也并没有普遍做出自我检点。”

首先应说明的问题是,在作者所谓的“时政用语”背后,体育的本质并没有改变,改变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社会的进步、历史的发展,对体育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,对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功能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,同时赋予了体育新的时代使命罢了,这个跟所谓的“三五年左右体育的本质就要变一变”根本粘不上边,跟“‘文革’期间空头政治的流毒”更是风马牛不相及;其次,我们对体育本质的研究,并没有跟着作者所谓的“随时政号令团团打转”,这从近几年对体育本质的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。相反,作者提出这样的观点,让人感觉是作者这些年在对体育本质的研究上打转转了。再说,作者所谓的“时政用语”,跟体育本质有什么关系?作者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,只是按照自己的臆想说出的。

表现五。《从》文中提出“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和逻辑推理,近 20 年来全国学生的体质状况是明显地逐年好转的。不信吗?那就想想看,关涉体质状况的主要因素是什么?是生活状况嘛,其中包括营养水平、遗传势能、医疗条件、作息习惯,当然还有第 5 项即体育锻炼。”

涉及体质的状况,就作者所列的,只是能观察到的一小部分,难道仅仅凭作者所列的 5 项就能断定体质好了吗?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学生的营养是好转了,但营养过剩也相继带来了诸如肥胖等体质恶化问题,因此,这种营养的好转并不等同于体质的好转。另外,遗传势能问题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,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人类的机能趋于退化,退化后的遗传难道也能使体质增强?生活方式的变化令体质下降、机能蜕化是显而易见的,而不像作者所说的是体质增强了。

此外,《从》文中的这句话存在主观臆断。一个个个体体质是否增强,一个群体或民族体质是否增强,需要进行体质测试,然后对测试的结果进行分析才能够下结论。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方法是可信的,是科学的。而不是用作者所谓的“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和逻辑推理”来进行。若“逻辑”能“推理”出体质是否增强,国家买那么多的体质测试仪器干什么?因此说,通过“日常观察”的结果进而“逻辑推理”是缺乏科学依据的,是站不住脚的。

表现六。《从》文中提出“作为选手去参赛夺标,体能强劲者便成为民族英雄”。体能强劲者就能成为民族英雄?“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”之人能成为民族英雄?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上,有几人单靠“体能强劲”夺得奖牌的?要想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,除了“体能强劲”外,更重要的是过硬的技术和心理素质。

《从》文中还说“在这些显见的积极效应的基底，还蕴藏着人类立足宇宙的生存权益，当极端的自然灾变降临时，体能就是人类最可自我把握的自我救助之作用力。”此话也不尽然。汶川地震中，体能强的未必能自救，而那些真正自救的，却是有着坚强意志之人和懂得生存技能之人。

表现七。《从》文用过多的篇幅介绍了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，还提出：“体育学人不仅很少能够通读《艺术哲学》全书，而且即便有人通读了也大多属于一般浏览，未必能够有序接洽此一专论的逻辑链环。”“若能认真翻阅丹纳所著《艺术哲学》一书，想必可以减少对强化体能之体育本质的误读。”事实上，倘若作者稍加调查研究就会了解到：关于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，有很多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通读过，而且有的体育院系的教师在课堂上还进行了专门的介绍，并就此书对体育的指导意义做了深刻的讨论。而作者在没有调查的前提下做出此番言论，正所谓是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”。

表现八。“我的信念不仅来自用心读书，更有着真切的运动训练和体育教学的实践基础。时下一些人既缺乏体育实践经历或基础不够丰厚，又长期没有属于他自己的运动感受，所以他们既无从把握体育的本质特征，也无法判别各种说词孰赋实价孰为虚构”。这样的论述，是严重缺乏依据的，也有人身攻击之嫌。难道没有“真切的运动训练和体育教学的实践基础”就不能研究体育本质了吗？不搞本专业就没有发言权了吗？卢梭并不是一个教师，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影响了人类一个多世纪；没有搞过体育就无法把握体育的本质了？周恩来不是搞体育的，但是他的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；荣高棠不是搞体育的，但是他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；再说说眼前的中国国家队的金牌教练吧，他们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体育是什么？恐怕没有几人，但这一点都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顶尖水平的教练员，一点儿也不妨碍他们精通运动训练之道。若以作者的这种逻辑，则只有当过体委主任的人才能够懂得体育管理，只有犯过罪的人才能够研究犯罪学。

#### 4 结语

“他们可以不讲体育本质就研究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，我却发觉体育本质是逻辑起点，而没有起点的研究自己实在做不了。于是，就在我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的一年之内，一个逻辑自洽的体育概念体系便构思完成并很快得以公开发表。初始的成果令我欣喜却并

未让我见好就收，续后的相关研究使体育概念体系愈加精练亦愈加丰厚。”这些话虽有自我标榜之嫌，但对一个学者来说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抱有喜爱之情在所难免，恰如“母不嫌子丑”一样，本无可厚非，但“那我顺势再问一问：你们知不知道‘体育’的本质是什么？你们谁曾在什么时候对‘体育本质’有过你们自己认可的言文表白？……如果你们从来就没有对体育本质做过研究，那你们凭什么对体育教学改革如此自信、如此冲动？难道无知无畏也可以算做治学风格的一种？”这句话着实让人难以心生敬佩之情。治学之道，要本着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心态来看待现存的问题。难道诸如上述那些自我标榜的言语、言辞严厉的批评、高高在上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，就是我们所应遵奉的治学之道？

体育科学的研究，需要针砭时弊，揭露出当前研究存在的错误，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，以利于下一步的研究与发展。进行这样的批评、批判与反思是我们进行体育科学研究所需要和欢迎的。但过于犀利的言辞，高高在上、舍我其谁、愤世嫉俗、自我标榜的态度，是不利于体育科学研究发展的；“谁敢立马横刀，唯我彭大将军”、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姿态，也不是一个真学者所为，借论文之名进行人身攻击更是不应该。作为一个搞体育的后生，说这些话可能让人感觉有些刺耳，刺耳就刺耳吧。在此引用李力研先生<sup>[6]</sup>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：“我的这些话，就算做令人头疼的话吧！”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张洪潭. 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[J]. 体育与科学, 2008, 29(2): 81-86.
- [2] 胡小明. 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[J]. 中国学校体育, 1999(3): 1-2.
- [3] 黄文仁. 体育改革与人文教育兼论纯生物体育观向三维体育观的转变[J].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, 2001, 21(4): 10-12.
- [4] 体育(与健康)课程标准研制组. 体育(与健康)课程标准解读[M]. 武汉: 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02: 39.
- [5] 张晓义, 巩凌. 体育本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[J]. 体育文化导刊, 2008(3): 24-26.
- [6] 李力研. 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[J]. 体育文化导刊, 2003(11): 21-23.